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 
第七十回 伍氏女被擒得夫 何小姐置酒論帥

話說碧氏妯娌正守後營，晚來造飯，只聽得兵丁報說外面遠遠來了一支軍馬，不知是那路的，不禁大驚。又欲遣人打探，領兵人已到了營前，下馬進來。左右正要通報，二人已到面前，視之，乃歐鶴、歐鵬也。兩對夫妻歡喜問候，各各歸座。歐鶴說道：「大人已在關上紮營，叫我等順便通知你們，一同移營，並要防備賊從二關偷營劫寨。今夜大家留神，不可鬆懈。」

碧大娘道：「我想咱們都是後營，有功都叫他們前營奪去，何日方能立件大功，今夜何不偷著去搶二關？趁此刻賊人大敗，倘搶得來，不但賊眾喪膽，還帶著咱們一家子臉上爭光。」歐鵬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只是須分兩路，一路殺賊，一路搶關。」

碧二娘道：「我們姐妹，你們兄弟拈鬮，看誰去搶關，誰去殺賊，就分作兩路了。」歐鵬道：「如此甚妙，各拈二字。」講畢，即用紙條寫成兩個鬮兒。碧氏妯娌拈著「殺賊」，二歐拈著「托關」二字。碧大娘道：「兵貴神速，就此拔營。」一面差人知會何小姐營裡，求他派兵接應，又派人知會大營。當下各領本部兵丁而去。

且說二關原仗著第一關險要，有寨把守，兵多糧廣，可以放心。這二關並無重兵，不過一二百人。那伍龍又是酒色之徒，每日只愛飲酒，又搶來些婦女，惟知偷閒作樂。當日正帶著那村婦們喝得大醉，忽有敗殘嘍囉逃進寨來，報說頭關已被官兵搶去，殺死許多頭目。陸舅爺、三少爺不知去向。那前後左右的險要去處，也都失了。伍龍聽說，正在驚慌，接連不絕各路敗兵逃來。陸魁、伍彪亦前後跑回，各說這次官兵厲害，又添了幾個女將，甚是驍勇。滿寨盡是哀苦之聲，紛紛訴說。忽聞鑼聲又復大振，伍龍不及使人探聽，忙著找刀沒刀，找槍沒槍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。正在驚惶失措，只見兩員女將一齊殺進寨來，勢如猛虎，勇不可當。伍龍勉強上前迎敵，戰了十餘合。

碧大娘使勁一刀，將伍龍左肩上削去肉一片。伍龍負痛而逃，陸魁、伍彪忙去救護。怎奈兩員女將十分勇猛。正在盡力相殺，只聽二關上炮聲不絕，鼓聲大振，人報二關有失。陸魁等不敢戀戰，回身就走，嘍囉亂竄逃命。碧氏妯娌越殺越勇，恐賊人前去救關，故此攔住不放。陸魁與伍彪明知二關不能保守，只得往小路奔逃。碧氏妯娌見他等不往二關去攔擋，就放他等逃去，遂往前殺去，接應歐氏兄弟。到了關前，歐鶴已經進了二關，歐鵬尚在追殺逃走的嘍囉。見了碧氏妯娌來到，方才收兵。

二關的嘍囉已經殺死大半，其餘不過數十人，各自逃生。四更時候，已得二關。四人十分得意，傳令一面安營，一面報知各營。就請何小姐明早來二關下寨。

不一會，郝金剛趕到，對二歐道：「何夫人聽說你等得了二關，甚為喜悅，已打算來此處紮營。安大人在頭關紮營，四面俱有營盤，互相照應。又吩咐你等，連勝之下，更須嚴整，務令兵將防守，不可得意，稍有疏忽。」歐鵬道：「我們仍是兩營，一前一後，以為防護，互相連絡。」郝金剛點頭道：「很好，我就此回去稟知，明早再見。」說著去了。他四人各自歸營歇息。次日何小姐領兵到來，大炮三聲，安營已畢。二歐、二碧上前交令。何小姐慰勞至再，記了四人大功，犒賞眾軍，歇馬兩日。

不言官軍在營中慶功。且說伍良霄自從連勝官兵，欣欣自得，終日飲宴，甚是歡樂。不料連得探子來報，訴說頭關、二關盡被官兵搶去，陸魁、伍彪逃得不知去向，伍龍受傷甚重。

伍良霄大驚，忙聚大眾商議軍情，說道：「那幾年平安，不是地方官不管，任我們搶虜，就是與我們交好，何等快樂！只因來了個安大人，年紀不大，智謀卻大，先破了青雲山、天目山，又破了羊角嶺，抄了承福寺，威名大振。如今又來我們這裡尋事，實屬可恨。現時頭關、二關皆失，秘雲岩前遍地都是官軍營盤。若此處有失，我等無路逃生矣。你們有何主意？」伍秋芳上前說道：「父親且免愁煩，現在官兵已深入重地，孩兒情願領兵前去。」陸氏道：「我兒雖然英勇，一人前去，我不放心。你既要前去，我隨後多帶兵丁，前往接應。」伍良霄此時也無法可施，只好令他母女前去。

原來伍秋芳並非伍良霄親女，乃陸氏為武妓之時買來，教會武技，一同作生理的。後來陸氏跟了伍良霄，他父子見伍秋芳生得美貌，又有武藝，年已二十二歲。伍良霄要收他作妾，伍龍弟兄要收他為妻。陸氏大怒，逼著伍良霄認作親女，大家這才無法。伍秋芳一心不願從賊，此時討差，另有別意，正欲藉此去尋佳偶。辭了父母，點起嘍囉，令頭目引路，登山越嶺，來到秘雲岩。遠遠見官兵營盤，密如星宿，前後左右，勢皆連絡。旌旗整肅，十分威壯。伍秋芳點頭歎道：「官兵軍威不同，無怪他們不能迎敵。」傳令紮營造飯，令嘍囉飽餐歇息。趁著銳氣，秋芳抄小路下山。見迎面一座大營當路，嘍囉發一聲喊，拔開鹿角，搶入營來，見營門站著幾排官兵，聲色不動。秋芳心疑，令嘍囉休要進營。剛傳下號令，只聽營中梆子大響，弩箭似飛蝗一般射來。箭無虛發，嘍囉被箭射倒，不計其數，一聲發喊，往後倒退。秋芳禁止不住。忽然大炮喧天，見一員女將飛馬而出。秋芳忙把嘍囉一字排開，勒馬看那來的女將。見他生得腰如楊柳，臉似芙蓉，月宮裡仙子臨凡，長城外美人出塞。頭帶金冠張鳳翅，顆顆珠光；身披錦甲閃魚鱗，團團繡朵。手執一桿朱纓鳴嘴槍，腰懸一壺素羽狼牙箭。

秋芳見那女將人物裝束迥乎不同，甚為羨慕。兩軍相對，秋芳用刀指道：「來將通名！」這女將正是謝瓊花，抬頭見來人也是女將，且生得俊俏，身穿碎錦連環甲，手使長柄大砍刀，騎一匹五花紅鬃馬，約有二十上下歲數，眼含秋水，面帶春風。

瓊花也用槍指著說道：「你要聽著！我乃欽差二品夫人手下頭路先鋒謝瓊花是也。你必是伍賊之女伍秋芳，我有良言告你：我那二品夫人非別，乃是當年天下聞名的十三妹，且是我的師傅。我那師傅一人殺能仁寺一十五口，山中豪傑聞名喪膽，多少武藝出眾的人無不佩服。今爾等無知，自不量力，竟敢拒敵！我知爾係伍家義女，並非親生。你甘心從賊，可惜你這容貌、武藝。前幾年地方官庸儒無能，容你的父母嘯聚山林，搶擄客商。今安大人到來，立意要肅清山東省，除暴安良。你看青雲、天目以至羊角嶺如何，已經殄滅，只有你白象嶺一處，料難倖免。你若伶俐，莫如趕緊回兵，勸你父母早早歸降，不失富貴。若尚執迷不悟，一旦被擒，斬首示眾，悔之晚矣。我今見你甚是憐愛，故此好言相勸。你不省悟，就此殺來，你我見個高下，我並非懼你。」說畢，催開馬照臉一槍。秋芳已被他說得心裡活動，見他槍來，只得用力招架。兩馬相交，一場好殺。

瓊花見秋芳武藝高強，不忍逼迫。秋芳見瓊花十分驍勇，越戰越長精神。兩人酣戰，天色已晚。瓊花架住他的刀，說道：「天黑難戰，讓你苟延一夜，明日再取你首級。」說畢，兩下收軍。

瓊花回營見了何小姐，道：「伍秋芳到有點子本事，我用好言勸他，他雖無言回答。看他的意思，倒有回轉。」何小姐道：「明日我有計擒他，與他力戰無益。」明早，何小姐升帳出令，派瓊花、水仙、海蟾、菱姑四員女將接戰，輪流相殺。再令唐振聲、袁聲萬各授以計，令其如此去辦。二將領令自去，不提。

卻說伍秋芳昨日回營，思想一夜，進退無主。清早聽得大營炮響，只得領著嘍囉出營。方才排開陣勢，見對面幾桿繡旗，擁著四員女將，無數官兵，按隊而來。秋芳見又添了三員女將，美貌裝束，與昨日的女將不差上下，心中甚是愛慕。四員女將來到陣前，也不答話，海蟾笑嘻嘻將馬放開，搶刀相殺。秋芳忙忙迎敵，戰了數合，見這女將刀法高強，勇力倍增，十分驚服。兩人戰了二十餘合，海蟾虛晃一刀，勒馬回陣。秋芳剛要趕來，水仙一槍擋住，兩人交手，奮戰十餘合。菱姑上前接戰。

秋芳雖然英勇，經不住四個女將彼此輪流相殺，很覺腰臂酸軟，有些招架不住。心中正想主意，後面嘍囉忽然大亂，聞聽兩路人馬殺來，四面炮聲不絕，喊殺連天。秋芳大驚，道中了官兵之計，不敢戀戰，只得撇了菱姑，落荒而走。四員女將追殺一陣，故意讓他逃去，收兵回營交令。

秋芳忙忙逃到一座山頭，炮聲不聞，也無喊殺聲音，不知何故，只好尋個地方，暫且安營歇息。查點所領嘍囉，已剩十分之六，且令埋鍋造飯。造得飯剛熟，忽然一聲炮響，山嘴邊轉出一支人馬殺到。秋芳忙上馬迎敵，那裡敵得官兵勇猛？況且飯未得吃，肚中甚饑。嘍囉見勢頭不好，紛紛亂竄。秋芳敗有三十餘里，不見官兵追趕，這才招集嘍囉，只剩了一百餘人，又無糧草。命

頭目們往村莊去搶些食物，無奈路遠，近村不多人家，因伍氏久已搶擄，人人畏避，搬走者多，此時無處可尋。

秋芳暗暗著急，想道：「我一時冒昧而來，我母親親兵又不見到，如何是好？似此損兵折將，有何臉面去見父兄！」正在愁悶，忽然發一聲喊，為首一將領兵殺到，大喊道：「丫頭休走，大爺來取你的首級！」秋芳此際骨軟筋酥，不敢上前拒敵，飛奔而逃。來將乃袁聲萬也，趕殺一陣，將些嘍囉剩了二三十人，笑道：「留幾個讓人家去成功罷。」袁聲萬回去了。

再說秋芳人困馬乏，不敢走大路，領著二三十人往小路上登山越嶺。正走得吃力，樹林中忽然鼓聲大振，連珠炮響，搶出一員猛將，攔著去路。此時眾嘍囉無心迎戰，個個膽戰魂飛，秋芳抬頭見那將生得方面大耳，威風凜凜，年紀在三十以內，手中拿著渾鐵槍，聲如雷大，叫道：「丫頭！我在此等候多時，怎麼這時候才來！快些下馬，同我回去，省錢動手！」秋芳大怒道：「休要胡言！你欺我是敗將嗎？」催開馬迎刃一刀，唐振聲笑通：「來得正好！」舉起槍來，往上一隔，秋芳兩手發麻，將一桿大刀丟在九霄雲外。唐振聲掛下槍，一伸手，抓住秋芳的絲縲，輕輕提過鞍來，笑道：「丫頭不要害怕，隨我回去，自有好處。」秋芳此時身不由己，閉目待死而已。

若論秋芳的武藝，勝似唐振聲，只因四員女將已將他戰乏，故此易擒。唐振聲歡喜回營，何小姐正望捷音，聽探子報來伍秋芳已被唐振聲所擒，心中大喜，連忙升帳。只見唐振聲上帳，何小姐慰勞一番，命花鈴記功。唐振聲道：「這丫頭現拿在帳外，調令定奪。」何小姐吩咐帶進帳來。左右立時將伍秋芳推上帳來。秋芳一看，軍容整肅，中間坐一位女將軍，生得千嬌百媚，賽過月裡嫦娥，比那四員女將，分外齊整，殊令人愛慕。

兩旁站立著八員女將，背後一字兒排著無數的女兵，都是明眸皓齒，裝束俱甚美麗，下邊又有幾員猛將。秋芳看了，贊歎不已，朝著上邊立而不跪。何小姐道：「你是敗軍之將，既被生擒，為何不跪！」秋芳道：「我在白象嶺也有英名，今日兵敗被擒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屈膝求生？」何小姐道：「你雖有英名，離不了一賊字，何足為貴！你當日賣武藝尚比從賊差強，可惜你容貌才能，枉生世間。惺惺惜惺惺，我們俱有憐你之心。昨日我那謝徒弟尚苦口良言相勸，你若傾誠降順，自有好處；若執迷不悟，難免玉石俱焚之悔。爾父已是罪在不赦，幸你不是他親生，何況又不甚和睦。此是生死機關，你須各自各兒拿定主意，免生後悔。」秋芳見說得有理，想父母俱非親生，白象嶺亦難久據，看天兵氣象雄壯，他們亦不能抗拒，倒不如降順，還可以保全他們。心中想定，向上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秋芳情願降順，求將軍留在帳下驅使，隨鞭墜銜，尤為心甘。」何小姐道：「你是真心，還是暫且勉強？」秋芳叩頭道：「我昔在白象嶺戰無不勝，如今全軍覆沒，我父兄又與我不和，即不被擒，我亦自殺。今蒙將軍憐愛，赦我不死，終身服役，並無二心。」何小姐大喜，忙吩咐解去綁縛。秋芳感激，涕泣拜謝。

何小姐將他叫至面前，道：「你今誠服，就是我一家人了，從此待你並無二意。但你一人孤苦，也無著落，到底不能合式。我今有個兩全其美的法子，剛才擒你之人，乃我營中一員大將，未有家室。我也知道你未受聘，今日我為月老，替你們成就姻緣，幫我們打仗，彼此俱無猜忌。」秋芳滿面通紅，低頭不語。

何小姐知其心中已允，說道：「將來有人說什麼，就告訴我作主，與你無妨。」遂叫上唐振聲來，吩咐道：「我為月老，將這段好姻緣，先酬你功勞。」唐振聲也喜愛秋芳的容貌武藝，得此意外，連忙叩謝。何小姐又命各營男女諸將，用軍中鼓樂，並用自己大轎，且煩歐大娘、歐二娘二人娶送親，打發中軍的行廚去備辦酒席，又命兩個新人以戎裝合巹。瓊花、水仙等各湊花朵首飾衣服，將新媳婦打扮起來。家將們擺齊隊伍，張著紅傘，借用大人的儀仗。水仙們大家騎馬，左右圍隨，送到後營。大家攙扶新人出轎，見秋芳金冠繡甲，錦帶佩劍，越顯得十分標緻。新郎是銀冠銀甲，披掛整齊。奏起鼓樂，夫妻戎服交拜，酬酒莫雁，成了大禮。並拜過安大人、何夫人同歐家夫婦四位，又大眾道喜，十分熱鬧。何小姐素昔喜作好事，作起興來，誰人不來湊趣？就在營中擺起喜筵，又是慶功筵宴。到晚來，有歐氏大娘、二娘將他二人送入洞房，成其美事。

閒話休提。次早唐振聲夫妻上帳叩謝，何小姐又囑咐些言語。水仙等將秋芳拉去暢談，五人已成莫逆知己。下午安大人命人將何小姐請去商議軍情，夫妻暢敘。安公子道：「想不到我一個書生，你一個女子，也可領兵破賊！」何小姐道：「此是草寇，並非敵國，究竟容易。」安公子道：「由小見大，其實一也，切不可存輕易之心。我看你用兵也頗有法，我先問你作元帥的道理。」何小姐笑道：「你聽我說：為元帥者，必須熟讀《詩》《書》，深知成敗，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無一事不知，無一物不曉。武備文修，出將入相，莫安華夏，坐鎮中原，而論天下之形勢，決天下之安危，明天下之治亂，審天下之弱強，計無不成，戰無不勝，熟讀兵法，深知韜略，方可為帥。若驍勇過人，斬將奪旗，可為先鋒。武藝出眾，才堪驅使，可為散騎。善占風候，通曉祝謀，可為參謀。素知地理，深通險易，可為嚮導。語言便易，足能動人，可為說客。善能馳驟，探聽機密，可為細作。算法精通，心術公正，可為書記。皆一材一藝，不足為帥也。」

安公子道：「你論固是，究指其大概，未得其真實。夫帥者，三軍之司命，國家安危所繫也。有五才有十過。五才者，智、仁、信、勇、忠是也。智則不可亂，仁則能愛人，信則不失期，勇則不可犯，忠則不貳心。所謂十過者，有勇而輕死者，有急而心速者，有貪而好利者，有仁而不忍者，有智而心怯者，有信而妄信人者，有廉潔而不愛人者，有謀而心緩者，有剛而自用者，有懦而喜任人者。必免此十過，方可為帥。若說到極高的地位，必當用之以文，齊之以武，守之以靜，發之以動。兵未出，如山嶽，兵已出，如江河。變化如天地，號令如雷霆，賞罰如四時，運籌如鬼神，亡而能存，死而能生，弱而能強，柔而能剛，危而能安，禍而能福，機變不測，決勝千里。自天之上，由地之下，無所不知，自內而外，自外而內，無有或違。十萬之眾，百萬之多，無有不辦。或晝而夜，或夜而晝，無有不兼。範圍曲成，各極其妙，然猶洞達古今，精明易學，定安險之理，決勝負之機，神運用之極，藏不窮之智。奇正相生，陰陽終始。更能仁以容之，禮以立之，勇以裁之，信以成之，如此則伊尹、傅說、子牙、樂毅、武侯復生矣。」何小姐笑道：「若似你所說，則為帥更不易了。像如今之為元帥者，大約連一分也無有罷。」安公子道：「今日之為帥者，或有勇而無謀，或有謀而無勇，或恃己之能而不容眾，或外溫恭而內慢易，或矜位而惡卑賤，或性驕傲而恥下問，或揚己長而掩人善，或藏己過而彰人非，皆為帥之弊也。」何小姐道：「你說的有條有款，既說的出，必行的出。伍良霄被擒不難矣。」

正說著，外面報進來說：「伍良霄之妻轅門外討戰。」又報進來說：「伍秋芳帳外等令。」何小姐道：「叫他進來！」秋芳上帳，稟道：「我母親陸氏不揣力量，冒昧而來，我想若要順說他歸降，不知夫人以為如何？」何小姐聽了，思想半晌，說道：「你去說他歸降，固然是好，無奈太不容易。他肯歸降了，那伍家父子應該如何？若能因他而說及他一家，自是大妙，只怕不能。你去說說看罷。」秋芳領令去了，出到陣上，陸氏在陣前已經耀武揚威，怒氣沖天，見了秋芳，益發大怒，說道：「你這無恥丫頭，想必是歸降了！看你這等打扮，必尚有無恥之事。此番還有臉來見我！」秋芳臉一紅，勉強說道：「我想白象嶺小小地方，那裡敵得過官兵？萬一有失，則性命難保。何妨母親回去與我父說明，一同歸降，我必能保一家無事，並且還可有點好處，千萬母親依從。況此次不比往時，現在領兵的是赫赫揚名十三妹，當年海馬週三等多少有名之人，都不敢相爭，我等諒非對手，母親要三思。」陸氏道：「別的話不必說了，你既說十三妹英勇，今為娘的要與他戰鬥幾合，我要戰不過他，情願歸降；他若戰不過我，休想我歸降。你去說去，非此不可也，不必費話了。」秋芳又央求再三，陸氏執意不肯。